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温恭毅集卷十一至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録監生臣孫大森

温恭毅集卷十一

明　温純　撰

誌銘

明永壽府輔國中尉友槐公墓誌銘

大輔國中尉者秦愍王之七世孫高皇帝之八世孫也愍王生永壽懷簡王懷簡生鎮國將軍志堙鎮國生輔國將軍公鉻輔國生奉國將軍誠湔奉國生鎮國中尉

鎮國生四子大輔國其適長也賜名惟烿號友槐以萬歷丙申六月庚申患瘡卒距其生嘉靖壬寅正月丁未得壽五十有五訃聞上賜祭如例子奉國中尉懷[illegible]等卜以戊戌　月　葬咸寧韋曲祖塋之次與其配袁宜人合先是以狀乞銘余嘉奉國類儒者故為志而銘之按狀輔國富而好行其德者也初析箸所自予薄甚以縣官方苦宗禄曰丈夫墮地有七尺柰何以衣食壓縣官憂于是祖計然猗頓之術以子錢擇人及戚屬貧者

使賈吳越燕晉而寛其力不能償者厚歸且賻其柩在外者人以此益德爭盡力賈㸃至數十百人家大起子錢鉅萬而因有施予聲配袁氏喪父母亡子亡以為葬為立塋辦葬祭父母其葬李程孟賢及周不能婚者尤㸃蓋輔國姿醇度宏居常旦起爇薌拜天地家廟孝親友弟約躬訓子不妄交遊脱若不為制限且有以自見而令泯泯僅若計然猗頓有時豪飲大斗浮白以消抑鬱不盡展之懷可念也卒之前猶出數百金分散三黨

之戚蓋好施之性不改於大怖如此余惟國家大慮惟
宗室焉殷貧則無賴㪍修置而餒之傷展親時而禄之
窘逋賦難一富則驕驕則侈侈則肆肆則魚肉齮齕扞
文罔斧斷忌枝葉海茹妨閭閻難二輔國封禄三百石
耳身致鉅萬好施予三黨之戚倚如外府驕何有焉脫
若天家之宗皆君若富烏乎不賢貧烏乎不免于餒東
平河間且比肩接踵史不勝書矣奚慮哉予故樂志輔
國墓以為宗人勸輔國元配袁氏封宜人繼茍氏封内

助副彭氏封名滕子男六長懷雝先卒次懷塈俱授奉
國中尉俱表出雝取趙氏塈取靳氏俱封安人靳卒聘
沈氏懷報聘沈氏又次　蚤卒又次懷垾懷　女一幼
未字俱彭出銘曰
國初大封同姓秦為長矣而垂裕其宗祊八世之後莫
之與京其人洵且賢而僅五十五奠楹嗟夫月晦於朔
將益其明木晦於冬將益其生聚而能散國有頌聲雲
仍之將興未艾也殆繩繩而鍧鍧乎

明文學雒先生墓誌銘

肅皇帝時海內乂安人多學為士士多襲他氏已售語為便徑愽士業敝極矣吾師思齋先生慨然嘆曰是何異拾已吐核供華筵也制科之謂何於是下帷几坐潛心書史為文直吐意指不襲一陳語一時稱作者時純學於先生起家乃先生於今萬歷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卒矣先是先生疾革純會以遷官過里為延醫藥浹旬不能已先生疾已為棺衾斂先生然痛念先生陶鑄恩

甚厚且安可令後世無聞也為技淚銘墓上石按先生上世為吾原永清里人四世祖有諱英者生祥祥生坤坤生世龍世龍配劉氏生先生及汝實先生諱汝與字士傑號偉軒更號思齋脩軀廣顙清癯若不勝衣然介特寡言笑骯髒不可下獨一意學初受易張兵馬其所已又卒業張其所會龔督學使行縣試先生器之選為縣博士弟子員弟子員且四十年督學使屢試屢列高等為增廣生人謂先生且立第即先生亦自謂一第何

有頗屢試棘闈屢不利然為博士業竟不襲陳語竟兀坐讀書史人竟以是髙之以故里中人卒遣其子弟就學焉乃先生教諸弟子學又令不襲陳語令兀坐讀書史里中人稱師範必曰雒先生雒先生云既某舉進士某舉秋闈某俱為縣諸生先生猶不第第于于然安之曰我命固若此矣以是終其身視世俗華艷態不啻浮漚即家徒四壁立無芥蔕意獨樂與人談說世興亡成敗即夜分忘寢食不倦晚年與二三故知約一蔬之會

將逍遥乎游乃未幾而溘然逝矣達哉而人又稱先生
色事父母以季子諧為弟汝賓子為先生孝友之著純
以先生業經義意可為世應制科者亦幟故著先生學
與陶鑄諸弟子者獨詳云先生生正德十四年五月二
十八日距卒年得壽五十有六葬得日為萬歴三年十
一月二十六日配李氏生四男子銘曰
經學既㝠師道如市競念張文期拾青紫張猶疏家今
復何理朝售夕程當時即是經文將廢傳注欲捐疇令

誦讀舉意直前於惟先生厥訓所先載學載思大義躍然身絀不用命也孔安諸生遵承相次蜚翰退伏閭巷取適瓢簞經為人師質行允端貴而無述死同餓隷何如夫子有道即世故里先塚體魄攸瘞德音雖藏教思永繫

明文學馮季子墓誌銘

季子諱本新字道明號誠菴世吾三原西陽里人高大父英曾大父節大父欽以子會州衛參軍昆貴封如其

官大母蓋氏封孺人前母范氏贈孺人會州君生四子長開封通判本立次典史本源次本　季子最少母曰宋孺人為會州君繼室季子生有異禀早失會州君哭泣盡禮儼若成人宋孺人賦栢舟以奉姑嫜撫諸孤如已出家故耕讀季子長貌偉質敏故藩臬李公一見竒之季子力田受伏氏書鋭然有鵬搏鳳翥之志弱冠歷下李先生視學併余拔為諸生日有聲黌序閒試輙前已如臯孫先生視學試又前授廩又併余令講業正學

書院學益日進數試澤宮有掠其文以與計偕者已又
習笈師事大司馬魏公於涇陽魏公與語驚詫以為非
常士又為御史大夫李公延教其子尚書郎梓諸生㯿
日往来涇原間與吾三人相師友會宋儒人棄養季子
益謝博士家言屏居辟世肆力博綜仰觀俯察以究儒
者之業旁及諸子百家方術之微無不研討以窮一邱
一壑時復灑灑有逍遥物外之致一時學者高之其指
里中失畜策亡傭獲期人以為慕邵堯夫釋盜使自艾

人以為慕王彥方導水利闢項田約束宗盟人以為慕范希文疾革猶箠易含笑委化飭家人勿復哭又庶幾存順沒寧之境云嗚呼士生斯世刖足彈鋏不死不休能稍韜光為盛世逸民即舉而目之曰鴻冥亦千百一二見矧晚年以學問自勵推數仁里視死如歸如季子者可多得哉初余數在告里居岑寂以與季子談為懽及戊戌別而壯也會季子疾相望泣如雨余今將歸仍岑寂且老詎謂泣別已成永訣欲追懽又可得哉季子

子應期以狀伏余長安邸請銘誼不獲辭遂為詮次如此李子生嘉靖十　年　月　日卒萬歷二十　年月　日得壽六十有　配仵氏子男五長應時邑諸生取周氏繼郝氏劉氏次即應期邑諸生取李氏次應元武生取李氏次應運次應世殤孫男一脩堰女一幼皆應期出某年月日諸子卜兆於某所窆焉銘曰

世道交喪末學支離篤生馮君抱璞鍾竒慱學繕性姱修自持淵淵厚積窅不可窺友今尚古先覺足師叅軍

之後昌阜允宜

明陽陵鄭季子墓誌銘

隆萬間高陵諸生有鄭季子廷春者喜邑涇野呂先生內外二篇謂鄒魯微指在仁即以仁名其齋居嘗不踐一蟻不殺一生見殘忍者不憚切責又遺劵以反族子邦智於蜀焚劵以聽里人郭獻之貿又於凶年出飲食以活餓者收養且嫁其女子之鬻於優而乞者時家甚匱人爭誹季子自若然夢有吉徵久之萬歷甲午仲子

一烋以讀季子書舉於鄉其諱者始大服君子謂一烋此舉可以堅學為仁者之志云乙未十一月　季子卒一烋與其凡一豪弟一雋將以戊戌　月　舉葬事先期一烋以行實乞銘余覧而喜吾儒者之有後也其忍辭按狀鄭故高陵奉政里人有諱演者生有才有才配屈生子男二長文舉次文美字得中邑學生質樸緝學攻文試數冠諸生邑朱令重之延教子弟居數年無一言闗說受廩三十年士出其門者衆且貢以疾卒配趙

生子男三長廷蘭次廷馨又次即季子亦質樸學務近裏不寢爲然諾爲諸生亦三十年初次君以治書未成命季子改治春秋曉大義矣既而蹶然曰先子以書鳴家而孤改之耶遂仍治書益力亡何次君見背趙哀與其兄析箸房產惟二兄所欲養趙竭力殯殮葬祭率以身任或稱貸爲之居喪不飲酒茹葷飲食雖蔬羹必祭公祭胙至必薦不俟經宿事無鉅細必告趨墓揖拜必欽雖年六十如一日也凡無後後別支未幾蕩敗無餘

遺嫂令諸子毋養稱孝友鄉族鄭生邦道任生天眷十許輩無論行修一視訓迪後多成立讀書尤注意孝弟節義之言可法者書做好人行好事存好心寧人負我毋我負人及司馬温公積陰德語坐隅自警因以誡子訓里女適田閒貸以聘即返其幣里人屈仕義以貂皮求關說斥之王宗堯被誣夜叩門求伸曰堯差勝不憚傾家以謝李子目攝之曰毋處世讓不為屈我若即裕柰何務傾家求勝為命一杰往解既解兩家悅服自是

里人以事求李子居閒者接踵矣性儉一杰試南宫歸以貂帽羅衣進曰吾家素貧若一旦加兹雖子道乎人或有議其華者不强之不御疾革誡弟子程生應誥等及一杰曰若等入官第為國為民若貪黷以求饒餘非吾望也時里人程希節為人陷名登惡簿曰希節偶誤耳蒙此名謂終身何遂力疾為昭雪令自新蓋仁心為質類如此既卒弔客千計亡不酸鼻流涕可以知李子矣余惟世之人之昌阜其後也非以屢積則以屢困然

困而積也易既昌阜而積也難持此以指數諸昌阜者百不一爽次君受廩三十年季子為諸生亦三十年屢困矣而又積有世行且日服膺鄒魯之仁豈涇野先生之流風使之耶一朮又質樸余與論鄒魯之仁即虞廷之一之中即於人心求道心也食息起居無之非是而翁學近之無問一矣光而大之在吾子一朮唯唯既昌阜而又積也可知余為此志且系以銘安知非左券耶季子字汝元生嘉靖壬辰十二月辛巳比卒年享壽六

十有四配張生子男三長即一豪兵部武生取李朝坎女繼梁九平女次即甲午舉人一杰取田直民女次即一雋習愽士業聘其女女二適田租王愼獨孫男二長可久一豪出次可大併女一俱一杰出墓在居之山向銘曰

惟土積腴植斯豐惟人積行慶斯鍾豈以慶積行抑自畢厥躬承前啓後腴積曷窮後翩翩其未艾也將企鄒魯而遡虞廷之中

明貢士孔仲子墓誌銘

蓋余讀孔仲子狀而悲之仲子為諸生有名顧卒轗壈歷落以老余與之習徵孟津周令南狀且有言矧辱而請也忍辭仲子遠祖仲英居毛坊里後徙安政里仲英生先先生懷懷生雲雲生文文生錦錦生學號椿菴是為仲子父仲子幼有穎質初名有讜束髮從從父文學昭受易日計數百言嶄然軼諸兒年舞勺督學使宜陽王公較士得仲子卷蘧然曰是安所得寧馨奇氣咄咄

來孔氏有人耶補邑諸生更名有人曰所以志也已光
祿馬先生召見復奇之仍更名有仁謂仲子庶幾紹家
學仲子雖弱齡乎名隱然在清莪間矣十七受廩壬子
乙卯俱落乙榜為直指姚君蒲君檄獎戊午邑熊令得
仲子卷欲首薦誤而不果已令出把仲子臂曰我誤君
矣君不見三年不飛飛冲天耶迺仲子意自如曰男子
墮地中具五色腸天寧能貧賤我耶益下帷讀書顧試
卒不利戊寅督學使蘭陵徐君奉恩例以仲子貢入太

學在太學又輙有名為吏部選人罷順天壬午試歸期後舉踰年忽得疾遂卒蓋仲子大比凡三遇竟三不遇云噫嘻仲子值陽九耶仲子脩幹魁容志闓爽舉動壹稟於禮文鄉人望而偉之性孝友椿菴君病仲子求越人視弗痊迺夜稽首於天請代空中若有聲翌日病巳無何椿菴君及母李氏相繼卒仲子毀瘠杖而後起兄有恒早世無嗣仲子嚴事其嫂以叔子後之弟有顯商滇南久之不歸諸子女為婚嫁如巳出也者後復如滇

南以有顯歸君子謂仲子之為父子兄弟不遺力仲子善譚經商搨時藝里中俊士出其門者甚衆孟津令其著也仲子病且革首孟津及諸子前曰吾生平志在三立乃束於一第竟逢掖以死命也夫已矣遂卒生嘉靖丙戌四月二十六日卒萬歷癸未十一月十八日得壽五十有八葬以　年　月　日配胡氏汝寛女子男四長諸生宗魯次巡簡東魯取李氏次生魯取張氏次肖魯即後有恒者取胡氏女二適仇學易諸生王牧孫男

二幼夫士患無材耳誠材如騏驥干將遇九方茂先無留矣不然者長駕促於短馭也乃今觀仲子苞精孕彩不難歷塊斷犀即白首不第第令以孝廉綰銅墨於百里俾少見胸中之竒奚不可而竟以一孝廉蓋棺予彼蒼於仲子若巧妬之而曲擠之何以故天人之際蓋難言哉迺不朽則以余言銘曰

誰為生才俾銛而剛誰為生畀俾摧而藏達人有言虫臂鼠肝覆此一坏顯晦何辨公慨以慷無吁以嗟松耶

栢耶歸此者生耶

明員伯子墓誌銘

伯子吾三原一良賈也父長君得時母李氏以嘉靖巳亥二月十五日生伯子垂髫即敦樸人目而竒之曰異日昌員氏宗者必此子稍長小賈邑市巳賈吴𦈢布有天幸家日起巳賈淮揚治鹽筴揚俗侈他賈日髙會醲飲聲妓間伯子獨澹泊自守即衆嗤聽焉銖累寸積不數載貲起萬無何長君與其弟子國子生維寧貢仕析

著兩分之衆以家繇伯子大起議讓千金固辭強授祖
産二亦竟辭自是益茹苦殫力或廢食惡衣不數載貲
又起萬餘比卒弟維聰與伯子子析箸又兩分之蓋伯
子營什一以纖儉無私蓄故兩致萬金再分散又有義
舉且孝萬歷壬辰葺邑北郭城癸巳建石梁捐助幾二
百金事長君及母李惟意客遊心常懸左右聞長君訃
泣不飲食數日仰天呼曰吾母早逝吾父又不少延吾
孳延吾父母耶即奔歸躃踊寢塊喪葬從厚居常訓子

以勤儉數指里中某某敦樸為模範某某侈靡為藥石子諸生文在文蔚從余學為余道之如此余惟吾邑大小賈甚夥然少有輙盛宮室裘馬以明得意子若孫效之立盡或不及其子若孫亦天道宜爾若伯子者真良賈也宜得天然其道竟以執樸勤儉無私蓄故夫敦樸勤儉無私蓄獨可以賈也哉伯子諱維新字穆之別號純齋先世有諱大者以施地建武安王廟為邑著姓大生義義生善善生宗宗生鏜配袁氏繼李氏袁氏生子

男二長即長君配李氏繼王氏伯子卒萬歷乙未十二月二十九日距其生享年五十有八配李氏生子男三長文顯聘張氏取張氏次即文在聘梁氏取李氏繼秦氏次即文蔚取晁氏女五舉人梁應奎諸生梁應培袁鳳翔梁應封袁車其壻也孫女一文顯出葬以丁酉十二月二十八日墓在邑北城之乾文在述其行與文顯文蔚來乞銘於是為志為銘銘曰

夫伯子豈陶朱公之類耶朱公三致千金伯子且十倍

其分散也亦同至再朱公三男偕修父業長者宜不能
隃勝伯子長男仲季為儒且隃勝朱公仲季於異代今
無論賈即儒且集詬恣睢視公不勝私吾不獲見朱公
又不能起伯子於九原聊銘此石以示之概

明壽官莪東王君墓誌銘

吾里俗十七服賈賈稍起即同產輒析著不然亦爭自
予間有慷慨赴名務氣相尚抑而黽勉如儒者指不可
一再屈也余故重故壽官莪東王次君而君且逝矣君

僅一子儒士治寧又先君逝嗚呼傷哉君逝為萬歷已亥某月某日越四年壬寅某月某日君之孫典始稍有知從君季弟一鳴葬君於某所而以狀請余銘其墓嗚呼即無狀余以姻故習君不忍不銘君諱一鴻字某莪東其别號也世居三原多隱德宋元時墳墓纍至君高祖孟長始以薦舉顯長子璧璧子經經子淵取高氏生四子其仲璒即君父也配周氏繼劉氏生君及季君父舉君兄弟稍晚先嘗以從子長男一鶴為嗣故君兄弟

二而今三人君與長君雖異産乎然意念于于相得如
同産也君生而倜儻貌稱其志美鬚髯有丈夫之概早
年家徒四壁立意氣軒軒若纏十萬緡常佐長君化居
吳越間為布賈已稍贏則又轉而鬻販江淮間為鹽賈
家遂大起然凡弟併力如一心橐未嘗私一錢也晚年
長君謂家徒日蕃不如早析箸自為業庶人各勉力無
坐耗費次君與其季不可曰九世同居者何人哉吾兄
弟不難為驅蛩於窘而易為氷炭於裕乎長君聞之亦

首肯居久之又曰飲者雖驩甚終别不如及驩而别為戀戀也君不得已惟命念家所繇起長君力為多以其半讓而仍以其半與季併力如故家又起然與長君意念猶于于相得如同籍也其天性友愛若此君雖自以纎嗇起然不郄里中窶者持券取君橐如寄或終不能償輒為破券捐貲助建石橋與修河圵城又傾困佐縣糜食餓者以此里人髙之盖君性温厚襟抱磊落雖賈然不與市賈競刀錐嘗以竒得贏與人交底裏洞達豁

如也平居深自箇押即貲雄閭里傴僂若不勝常以身下善雖童子毋敢加以齒蓋真有萬石醇謹之風焉嗟嗟人世攘攘熙熙馳毫末如騖即骨肉茍貲足以佐其氣力而豪俠自喜亦足賢矣嚋其以駈蛩始而不以氷炭或戈矛終耶又嚋不以駈蛩竟完而以氷炭戈矛立敗耶太史公叙貨殖第以好行其德為仁義而未有一言及敦睦於財利間如君者以風世豈求其人而不可得耶如君兄弟即儒而知學何以加焉可以風矣君生

嘉靖戊戌　月　日距卒年得壽六十有三配馬氏生治宰及女三適袁從美劉芳竹鳴鳳治宰取仇氏余外孫女也治宰亡時仇年甫十八君提其孫哭曰幸長撫此孤報亡慰存獨此一呱呱耳哭欲絶仇拊膺哭曰婦所不即從亡人地下者以有此呱呱在何忍舍之幸翁百歲爲呱呱天亦哭欲絶余聞而悲可知也然君竟以子故痡然一疾歲餘逝矣嗚呼傷哉余乃遽銘君哉銘曰

始而惡不出已力終而心竟一且好行其德譬彼服穡載芟載柞貽茲燕翼種而勿食以俟餘息是刈是穫昊天靡忒余以銘其穸

明耆賓石君墓誌銘

萬歷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耆賓石君卒卒三年爲萬歷八年七月初六日君嗣石生葬君涇陽夏鄉新塋而先期以余友胡君子芳狀謁余銘按狀君姓石諱象字良卿别號巫山朝邑縣質澤一里人其先從縣延壽鄉

徙居大慶關為上石氏家世耕商不習文獻以故世系莫可考不知傳幾世而有諱福者君之曾大父也福生定定生河滸公江為鄉飲三賔河滸公配張氏生四子長佐次佑次即君次偉君圓面豐頤長髭髯凝重信義偉丈夫也八歲時就學塾師書一再誦輙記稍長庶幾可為儒尤雅好醫卜地理諸書乃河滸公以商起家令君商君商三原會寧間已用鹽筴起貲淮上俗爭奢侈而君折節為儉居常布衣蔬食不啻一窶人與人交和

洽無他勝即貸君母錢有負者亦置不較君兄弟與涇陽人郝君父子善各以母錢同鬻財兩家以此起無間言郝家三原君以乙卯地震廢居因郝君家三原君兄弟以已未水患廢居又因君家三原君即商然天性孝友客淮時夢母張訃音至覺即促裝歸歸而母張果以夢之日不起念河滸公墓在大慶且不免於水與諸兄弟謀徙今葬所無何而大慶故葬地果水與諸兄弟相友敬至老不衰從兄价貧甚與諸兄弟養贍終身沒而

殮葬以禮視其息不啻已出君故喜儒故以石生為諸生已又以例為太學生朝邑令知君以鄉飲三賓禮君然一再與輒已所謂商而儒者非耶君生正德辛未正月十一日比卒年得壽六十有七配張氏生男子一得瑜即石生娶張氏女子一許字姚績殤孫男子二美玉本玉孫女子一俱幼銘曰

爾業則商爾行弗商爾產朝坂爾家則原而葬涇之陽爾封馬鬣爾後阜昌

明壽官師君墓誌銘

師君諱從政字大寛別號南庄故孟店人孟店與盈村管村俱傍三原城故隸三原三原治縣之東北偏時割而入雲陽為縣既雲陽廢併隸涇陽故師氏遂為涇陽人及君父次公又自孟店徙三原家焉三原俗相矜市布君自舞象之年操錢千市布崛起人以君椎也爭齎子錢賈吳越往來無寧日其息倍已又出捐子錢貸人其息亦倍久之用鹽筴賈淮揚三十年累數萬金喜曰

萬貨之情可得而覩也遂以鹽筴聽子若冢孫自歸寧次公及母劉課諸孫學書猶乘時居積於里竟老人至以計然猗頓目而有天幸當市布居闤闠有紿者曰某所某急得布君即挾布往貿衆皷掌笑也有頃持金歸衆錯愕謂命乃爾蓋君口吃在稠人中終日不吐詞不道人短長獨市利所至輻輳或舉以戒儇巧謂儇巧未必得而椎若吃得之矣自奉若寒窶妻子僅足衣食然孝友激於義不恡事次公及母劉備極甘毳友諸弟白

首翁如視諸弟之子如子有過面切輸金百助涇陽賑

二百助三原城二百助清谷橋其他析券食丐施穀種

葺梵宇琳宫諸善狀不一涇陽三原令累多其義高給

扁又以高年授階一級冠帶一著不再御曰我何以堪

里中人以是益高之余讀太史遷貨殖傳無慮數千萬

言大都津津乎賤徵貴貴徵賤與夫貪賈三廉賈五之

說而無有一言及命以約熙熙攘攘者謂番戒何余惟

師君之椎而吃也竟起家至數萬蓋賈亦有莫之致而

至者儇巧何為抑孝友質行造物亦黙相之耶余辱葭
莩知君而張生仮狀亦云故志之以補太史遷之缺君
生正徳已卯　月　日卒萬歷丙申　月　日得壽七
十有七君高祖諱文秀生恕恕生孝孝配王氏生二子
長虎次仲芳號壽軒即次公君父也母劉氏次公有四
子而長者即君配黨氏生子男二長鳴鳳取張氏次鳴
鵬取杜氏女一孫男六曾孫男四女二銘曰
惟周師尹作國之翰以昌厥後為氏以官漢有師史郡

國轉轂致七千萬史氏侈録君豈其裔以賈起家委命篤行寧質毋華而後繩繩以引勿替我銘罔泐永為世礪

眉州知州西峰郭君墓誌銘

君諱守憲字子述號西峰世涇陽人也高祖三曾祖温祖懷父德以君兗州績最贈文林郎推官母魏氏贈孺人生三子長守愚次守寧次君君生而英異兒時負氣八歲受書里師會涇陽荊令至同學生爭避匿君獨坐

誦自如令竒之已從王生學屬文督學使楊公又竒之
令籍涇庠與都御史雒公肄業學舍久之學進督學使
如臯孫先生内江隂先生試列髙第授廪人謂立第顧
屢試於鄉不第戊午且第為其策大譏切時事不果已
又從觀察喬先生談説經史詩文學益進士多從之遊
有成舉貢者㑹莊皇帝上兩宫徽號覃恩督學使鍾祥
曾君以君充貢入監時孫先生為祭酒兩試居前擊節
嘆賞梓其文以傳萬歴丙子謁銓授兖州推官從御史

讞獄君即連引久不決者決遣以罷御史亟稱老吏不如其釋司吏日大節郛生時登宄尤著葢以久不第故習民情吏事故排堅理錯即迎刃解宄屬守令數易難其攝爭迓君君攝曹曹治攝濟寧濟寧治攝鄆鄆治其後守眉眉又治曹地衝民憊君為力行雇役歲省金萬計為後事式大司馬石公星亟稱之濟寧議門攤均驛逓修學宮建倉廩又督課諸生之尤者于君若瀛與焉其後相繼舉者甚衆鄆有稅易磚修城自君始古渠久

没於隣豪或沮洳君復而疏之成田千餘頃又嘗監修金鄉魚臺單曹隄之齧於河者功成上賜銀幣㫖故文數也壬午無舉者君顧學宫謂泮涸非所以育蛟龍也相地得泉於郊導之入泮以其餘溉田護城又樹樹千餘以培秀氣乙酉果多舉西南田苦旱君引髙堰灌數萬頃成沃壤又恤里甲正徵收蠲鹽課諸善狀詳祭酒髙公啓愚所為碑文中先是君所至持論披心腹身任之在曹有所忤巳守㫖矣猶以曹事中為人論罷君即

浩然歸眉士民泣送有我知賢太守誰爲惜循良之誣
而去兖時曹士民號呼欲君即守曹東昌太守則欲守
臨清又爲魯王重而禮之其爲德可知卒之所德不能
勝所忤故君不免蓋今之綜覈者類求多於舉貢爲難
信易黜而令所忤陰操刺與黜之權致名實淆茍善甘
悅或資高益恣睢即久之閭不能掩而閭閻業巳病不
獨於君有嘅云君生嘉靖五年十一月六日卒萬厯二
十三年二月十五日得壽七十配岳氏封孺人副朱氏

丁氏戴氏毛氏嗣男二邦教長君子取岳氏邦賓次君子諸生取劉氏又邦相亦次君子葢君撫而教之授以産者生男三邦屏聘諸生崔鳴鳳女邦翰聘張孕女邦藩幼女四一適禮生劉鳳竹一字余弟游擊綸子見知二幼孫男四希孔希顔希泰希儀女三一適諸生劉一化二幼葬以丙申　月　日墓在居之　山　向銘曰

胡玉輕售胡羽中鎩為政魯蜀衆目則刮資不逢世市虎嚋察廣嗣均産愧彼姜頡振振呱呱譬則蘭茁天道

挹注徵此山北

明封夏太宜人墓誌銘

嘉靖甲子故河南參議塾江楊崑洲先生官陜西僉事會大比士首推轂余起家余以是習聞太宜人賢無何崑洲先生遷河南尋卒卒二十年為萬歷丙戌十二月日太宜人卒距其生弘治丁巳四月四日得壽九十有一初太宜人姓夏氏父處士正東生太宜人太平里第有貴徵擇配歸封僉事公朝號蓮石生崑洲先生時

僉事公學易為名諸生其後崑洲先生稍長亦學易有異稟太宜人因謂僉事公曰妾故有貴徵非以君則以是兒然業不專不精志不一不成君一心庀家政一心課兒學謂專一何今以往力學課兒君為政奉姑薦蘋御下躬蠶妾為政僉事公敬諾以是無内顧卒業成嘉靖　年貢士又督崑洲先生卒業舉嘉靖乙卯鄉試成丙辰進士高第授户部主事陞郎中督餉花馬池至陜西僉事河南叅議云崑洲先生之卒也僉事公業已於

嘉靖己未　月　日卒矣太宜人慟哭曰未亡人日為政代吾夫今柰何不代吾兒日夜督其孫諸生發學發又卒又慟哭又督其孫峻蓁芬會清蔚曽孫文郁學為諸生餘令當户各成立君子曰魯有母師又有靈光以太宜人哭僉事公哭崑洲先生哭發茶苦矣然身歷五朝享耄壽為政於楊越七十年如一日所謂母師所謂靈光非耶兩制麻皆美詞大畧以婦儀母訓褒太宜人為實録蓋太宜人以崑洲先生奏主事績封安人拜嘉

靖戊午勑又以崑洲先生奏僉事績封太宜人拜嘉靖乙丑誥也子二長宗震即崑洲先生取邑舉人胡崇易女次宗時取陳翰林端女崑洲先生六子長即發取監生彭鶴昇女次泰取監生裴宗垍女次即峻取舉人梅友竹女次即綦取通判袁禮女次恭取諸生張恕女次即芬取舉人沈復賢女宗時三子長即會取主簿馮繼本女次即清取監生馬仲女次即蔚取經歷彭鶴揚女曾孫文郁為發子取知縣戴誥女及文煒文炳文燭文

燦文煥文煌文奇文彥文耀文光文選文簡文仕凡四
十人盛矣葬卜　年　月　日銘曰
沄沄塾江媛之德孔厖疇如劵取貴且壽邪疇裨爾後
芃茂邪防之高者土邪為先生母邪

明封太孺人陳氏墓誌銘

萬歷丙申四月十一日岢嵐兵備參議辛君志登母封
孺人陳氏卒於家參議聞訃自岢嵐奔歸號泣卜兆將
以丁酉七月　日窆焉先期參議自為狀請余銘余辱

葭莩奚辭狀曰母陳氏州官莊里人父耆德君守母宋以嘉靖丁酉九月一日生母耆德君四女母其叔也生有異徵耆德君家世受形家言嘗葬其父得地嘆曰吾家德薄富貴亡有有甥甥乃出吾叔女既家大人取母恵為孺人難其子先太君任宜人又為家大人取焉母族共譁耆德君曰吾嚮者謂有甥乃以辛子既而母恵生凡諸生志道姊歸樊其耆母撫之無異已出奉任太君有思媚風家大人故頗卓為名諸生顧不問家人産

而慷慨好客又好急人之難曰緩急人所時有即傾囊不顧以是家中落乃如漢上間闗數絶糧母盡脱簪珥始抵西鄉士爭從之授業遂以其年戊午生登西鄉鄉産葛母即習緝葛並蓄雞豚狗彘以待家大人匱乏之須家大人有不豫必引古賢豪以解居久之母念家大人落寞從吏歸柰何以餬口故誤君名歸次興安已又次平利興安平利及旁邑士又爭從之時登垂髫母謂可教又從吏家大人歸會平利令知家大人士從者閙

之奔告固留登附籍母泣曰柰何令吾兒不知祖宗墓所遂歸而遺田如甌脫者凡聊以卒歲矣久之得逃田于陳村瘠甚母拮据至拾薪茹蘗忘寒暑龜手督課耘耔緋緋組紃以先傭者居九年為萬歷庚辰登舉南宮令遵化以祿養矣母猶勤儉淡素如故葢御匱之不少局促喪志皂綈荊笄以偶諸于繡螘間泊如也初無異在豐隆時比豐隆又無異匱乏之時獨佐家大人施予則不刓忍家大人賔客復進有中棄之陽浮慕之者謝

不見母曰固人情胡規規若瞿公為益事脩醴以共諸

賔客過從癸未登以歲閱受國恩家大人封文林郎遵

化知縣母孺人登製翟翹霞帔為壽母一再御輙笥之

時母恵巳坊凡亦繼折遺娶嫪二男一女母收子之稍

長為延師受經又割產以贍男女擇名家婚配焉姘窘

甚自兩稅饘粥一切任之如外藏然姻戚單赤所植培

非一老事家大人益恭有侍婢矣杯案時猶自舉家大

人為園西鄙以居母以身任家事而順適其意數為置

庶不喜則又擇便𫍲女子進焉曰君子宜之非此寢不安食不甘也良辰佳節必為具就園奉家大人呼歌者前侑觴盡醉始歸以為常母性慈愛撫臧獲曲至然誨登甚備初登為令聞杖聲方食罷箸問知不宄始復食登佩之頗獲民譽徵拜御史母則曰兒前為民父母職在撫字今為天子耳目不與曩同矣首鼠覬望非職也其念哉登以言事轉河南僉事欲自免母曰移官豈至尊兒則人謂懟君矣亟去入河南又以爭便宜論調亡

何會以薦起大同登以親在不宜遠遊請母不許曰吾兩人幸健且當塗不謂兒不肖畀以重地柰何以家為解時家大人更力趣之登不獲已乃行迨移偏關母從家大人來視至則問敵人欵貢狀曰兒身疆事毋第恃金幣忘備在關甫兩月以登室孫息歸為孫息欲歸也登先期又以將父母西請家大人及母又不許時母猶健是為乙未二月其年九月孫息歸于楊筐篚纖細悉出母手髮為盡白或固止母絮泣曰吾不欲無母兒謂

我薄也葢孫息母王氏蚤亡故云母持家嚴而多心計晨起闔家人肅如也役任脯飩漿酒農圃人人中能晡或不食寸縷粒粟無漏也然亦以是積苦時時病嘗同家大人步登五臺有汗休簷次易帕巳即憎寒夜寢不寧謂即愈巳又同家大人步禮岱嶽行宫復有汗休殿中就涼巳即身重歸臥牀笫家大人數延醫藥之不解遂須年僅六十歲疾革語家大人吾疾必不起無憾憾不見吾兒耳嗟嗟痛哉母來偏闗以有蜚語云登病且

死乃登不死而母亡也嗟嗟痛哉惟不惜齒牙賜之銘
母死且不朽余覽狀而慨知天欲大裨益人也必合自
置之始日遵化君之中落為漢上遊及歸而妝逃田也
若將終身乃孺人貴徵于兆焉著而參議則生於漢矣
卒之驗如券不可謂非天也孺人舉案進姬一拮据農
葛忘寒暑心首鼠之戒邊關持金幣之恐豈閨閣中語
彼諱何知世之以置之自沮以豐隆驕人者足以戒矣
孺人生子男一即參議取王氏封孺人先卒副王氏孫

男二纘宗綿宗王氏出女一適岳州府通判楊君淳子諸生州傑孺人王氏出墓在州之壬山西向銘曰
疇隱如光于以相夫疇顯如雋昜子諄如子也錚錚為陳魏舒舒成宅相陳符幽居生膺花封没返于于有孫玉立實慶之餘

明封孺人張氏墓誌銘

嘉靖癸亥敵自古北口闌入蹂躪輔亡有以一矢加遺者故刑科都給事中李公奮筆為疏且糾大帥其配孺

人張氏以敵入有主者卿司刑謂主者何時大帥則章

卭楊公主兵則諸城卭公也李公竟以其疏入肅皇帝

大怒立法楊公免卭公問李給事何如人且大用蓋孺

人之言驗而李公以此為人嫉忌未幾有山東叅政之

行又未幾以刑科危又未幾卒為天不可必李公卒三

十年所為萬歷丙申七月　日孺人始卒初孺人以李

公早逝號呼痛絶幾不欲生已而撫諸子泣曰死即死

耳若此藐諸孤何于是茹痛飲哀強起總家政既遣諸

子就學猶日夜程督不以慈廢嚴或小過輙正色叱之曰未亡人所不即死以殉而父者以而曹故將藉手以報九原何不勉自豎立顧與遊冶兒相狎比為以故諸子皆奉教唯謹卒以克家稱諸女皆適名家子及内外孫二十許葢孺人自歸李公婣於婦順一切井臼操作皆自手指出不憚皴瘃姑太孺人操家秉嚴孺人曲意承事以身為諸姒先太孺人未甞不怡然色喜也李公以孝廉困公車攻苦下帷夜以繼日孺人篝燈熒熒以

絣緋佐讀即漏下數刻弗已如是者十年迨癸丑李公
成進士令安邑太孺人就養孺人昕夕供具滫瀡務承
其懽而自奉則布素麤糲泊如也太孺人寢疾孺人蓬
髮累垢侍湯藥湔牏厠不解帶者累日以故李公一意
為安邑德無内顧憂政成被召入為户科給事中孺人
奉太孺人還里未幾太孺人棄梧棬孺人哀毁如禮一
切喪具悉出簪珥佐之洎李公徒跣歸又相與拮据襄
葬事歲庚申李公起復歷晉刑科率言人所不敢言孺

人亦時時以忠義從吏故肅皇帝所予告身褒內助非溢美云其後邊帥始講批擣及隆萬間敵爭欵塞稱臣人皆頌肅皇帝一怒之力久之卬公起家至南京吏部尚書未有言李公者李公以孺人為程嬰者三十年使其子若孫獨昌阜至二十許為天定狀稱孺人好恤周親鄉里之窮乏者下及臧獲蓋天性仁慈如此余不悉數以余有感於癸亥事實關國大計云孺人生嘉靖癸未二月　日卒得年七十有四李公諱　別有誌予

男三克恭取光禄卿馮公孫女先卒克讓邑諸生取御史昝公兄女繼武氏克勤武舉取郝氏繼劉氏張氏女三一適僉憲辛公子浮山知縣洸一適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魏公子太僕寺寺丞知觀一適余弟漢中守備編孫男六繩祖邑諸生取辛氏即浮山知縣女紹祖光祖耀祖效祖循祖俱未聘女七一適監生秦訥一適張耒藴一適侯光先一適蓋秉純一適監生秦談二未字曾孫男二廷桂廷桂女二一字南京翰林院掌院事右諭

德王君子諸生淑汴一未字將以　年　月　日葬
山之陽銘曰
婦順用章母儀孔臧天命有常國振家昌翟茀煌煌有
封如堂于焉偕藏千禩彌光

明誥贈淑人亡妻李氏暨楊氏墓誌銘

萬歷庚寅十二月壬申都御史三原温純奉上命葬母
累封淑人王氏而因以其妻李氏楊氏葬母墓西南初
嘉靖丁巳温子取李氏以李氏父邑處士公諱鑛知温

子故時李氏年十七温子始為諸生乙丑温子舉進士
拜壽光令李氏從侍父大理公母淑人壽光戊辰莊皇
帝上兩宮尊號覃恩封李氏孺人故覃恩不及令及令
自此始已徵温子為給事中李氏從侍父母京邸已又
以温子使晉侍歸時處士公已故獨母張碩人在見李
氏翟冠霞帔喜已泣謂而父知而夫有今日果然然不
及見矣庚午温子遷湖廣參政李氏從如湖廣尋温子
免官從歸萬歷壬申温子起河南李氏從如河南甲戌

温子遷太僕少卿過里李氏留侍父母且為其男子知取婦尋如京邸丁丑温子改大理李氏入賀仁聖太后誕節賜緋戊寅温子遷光禄卿今上大婚覃恩進李氏淑人入賀皇后賜緋己卯温子遷太常尋移疾又從歸庚辰十一月十六日以産卒辛已温子繼取臨潼楊氏文學公諱濩碩人張氏女也癸未二月初三日楊氏以疾卒甲申温子遷大理今上誕皇嗣覃恩補贈李氏仍淑人己丑母淑人以疾趺坐卒于京邸嗚呼慟哉當李

氏歸時父大理公賈游毋淑人持家拮据茹苦性嚴李氏極意承之亦拮据茹苦無巨細必禀命行或稍失意懊悔伏床下自訟毋淑人亦輙喜曰若能類我家且起我何憂故父大理公得一意安于賈者毋淑人以也温子得一意安於學者李氏以也其後李氏貴矣猶衣布無金玉珠翠之飾以甘毳奉父母而自奉惡或以菜根啖幼男女以止啼猶親井臼或擁馬遺供爨在宦邸日為温子約㢘獲於門㕡閭舉男女十五育者僅六訓誡

厲甚御其婦即貴族必以禮然亦以是積勞積慟傷神瘁矣終其身兩膊出血以斗計胸背灸痕以百計卒而戚黨皆為之傷闔家人欲嗃嗃不欲嘻嘻温子家所繇創以母淑人力而亦以李氏能承之令嘻嘻矣況繼今以往耶楊氏性沈默以慎畏事父母類李氏而撫男女以和人為温子幸李氏在乃輙卒命也温子不能已于慟獨于妻有升沉榮謝之感也哉李氏生嘉靖辛丑十月二十六日北卒年四十楊氏生嘉靖甲子正月十五

曰比卒年二十李氏生子男育者一即予知官生取左都御史李公女女育者五一適邑諸生仇汝宥一適彭縣知縣段公子可成一字儒士張夢綵一字太學生秦誅一字舉人辛君子志諤適仇適段者卒字張字秦者殇先是李氏永訣謂我死有從之者又温子干支不利于妻李氏干支不利于卯而取楊氏時占得易白賁無咎已俱驗豈非命哉予知伏温子前泣請志志之銘曰爾生爾勞没始寧厥居有子食報是慶之餘同室協奉

吾母以俟予

明誥封淑人亡妻宋氏墓誌銘

宋氏者余妻也余初取封淑人李氏李氏卒取楊氏楊氏卒取宋氏耀州人父曰儒官公諱昌母曰楊碩人隆慶戊辰正月丙子生宋氏萬歷癸未宋氏年十六歸余甲申余遷大理卿上覃誕皇嗣恩封宋氏淑人給誥命余父曰大理公母王曰太淑人當淑人李氏與楊氏卒也厝于家會諭葬太淑人從焉甲午九月庚辰淑人卒

會諭葬大理公又從焉時淑人之卒年十二月辛酉也
淑人鶴形鍾音面有黑子歸之前夜光滿室衆異之從
大理公太淑人于浙于京于家拮据中饋得佳茗善蓄
而手烹之以進間督過第垂泣自訟大理公疾革目所
衣衣曰是宋婦手紉者吾甚適勿易兩從余為大理公
太淑人喪不遺餘力泣繼以血時余不食亦不食而先
是楊碩人卒生子夢蟾有知不育念至泣泣久之骨立
人有過面譙呵已即釋李淑人遺子子知婦李氏初憚

之已乃知其親巳也倚焉從史予知學嚴于余衣食多出其手或目而遺之諱疾不令知曰柰何以我故妨業李氏久疾身調護之代力作積勞不辭舉聘資所為金鈿盡畀之曰庶幾喜而疾易瘳撫李淑人遺女及幼子日知如巳出衣食其親族之貧者為常約藏獲以嚴而恩常過於所生子亦子視之其徑直無他腸又慈惠如此性聰慧米鹽一切躬為主辦梱内外事筴成敗屢中在帝京問余有涮乎君撫涮矣提兵乎兵自此息矣巳

果然如金陵渡江失柁盤渦榜人懼匿力督㵼獲以訃免疾作問余靜攝夢人為講易震及令存神又數夢從天竺先生遊蓋夙昔從太淑人嚴事天竺持齋衣布戒殺故夢寐焉西乃竟蚤卒數使然耶先是有日者談淑人數值陽九淑人亦夢遊上帝所或居高憐余塵埃中狀就醫儒官公家衆又見光如火從空隕淑人所余心危之乃竟早卒數使然耶誥褒淑人敬慎賢明知淑人矣淑人故謂余我死無憾憾君矜耳淑人夢寐天竺無

憾固宜予之不免于矜亦數也亦無憾憾淑人為喪不遺餘力為大理公太淑人不食為余虞余𡖖不勝喪也余不暇虞淑人病不勝喪令骨立以死又余不從大理公太淑人而淑人從之余憾無已時矣淑人享年二十有七子女詳李淑人誌中女字辛舉人子志諤者泣無依日知在抱呱呱歷屋求淑人重余憾余温純也銘曰疇從夫從夫之天疇從天從西來之傳疇生疇滅吾終共穴以事吾天也倚汝及二賢

温恭毅集卷十一

温恭毅集卷十二

明　温純　撰

傳

中憲大夫李君傳

君諱復聘字叔徵别號秦麓家世詳君志中君父備贈監察御史取贈孺人楊氏生君甫九歲楊氏卒繼封太孺人田氏君幼受尚書塾師年舞象贈御史公見背家

旁落下帷力學籍名博士嘉靖辛酉與計偕明年壬戌成進士除閩喜令閩喜賦重民貧苦催科君至延見父老問得其狀曰赤子啼饑而奪之乳謂慈母何于是孳孳拊循俟既甦始為要徼期民輸如外府又繩奸吏捕黠盜編徭徭均禱雨雨應造士士興甲子論士得閣學山陰王公卷於同舍即曰此台輔器也力從史録之已果大拜其他遺愛載優政録三年召授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御史一年所會穆廟改元覃恩得贈封君父母

如例抗疏劾執政一勳貴一薦有望大臣衡水傅會輩十許發千户洪勳侵没之詭一時風裁赫奕會有脩怨者出君四川按察司僉事時四川盜訌甚民岌岌失業君曰盜敢肆潢池以饑寒救死故如更迫絶將堅反側者心是長亂也于是推誠安輯令易轍又飭組練嚴戢更恤困窮誅其怙終者盜乃皆伏散故事監司大務率受成于都御史御史君獨直陳當否一切簿書期會訟獄持大體不為毛舉久之陞江西布政司參議以與時

左卽移疾歸今上御歷言官薦遺佚君名列剡中不果用家食十四年甲申大司寇卯公薦君才可大用有召起君湖廣分部鄖襄兼司太嶽君蒿目決筴求所以安百姓者屬千里縣耜待哺亟發廩賑貸一時饑民頼之太嶽有中涓侵𧂐蠹政君執令甲以裁竟令愧戢鄖令徐希進爲守齮齕幾罷免君直令遂寢又注閼水溉澤鹵爲機於舟運磑費廡工省楚至今稱利久之陞按察司副使治兵蘄州蘄故衝劇於鄖襄君爲振武備儲軍

興析靜波澄聲大起言官薦君才堪禦敵會遼急調君

閒原巳會京東急又調君永平永平任無何以疾卒矣

君性廉謹先是還自白下有萬户儌惠于君者以百金

賗君即叱去若不知故人矣終君之身無更以餽遺恩

者每囊橐而入歸而一羸馬蹩躠人不知故監司也又

尚氣節在閒喜有檄為所善豎綽楔者君僅給其直在

四川藩王令諸司加禮君獨毅然以常禮見王亦尋悟

且重君卯公狷介重許可獨推轂君可以知君矣而惜

乎嚮用之晩也卒久之督學沈君檄所司祀學宫葢從士論云子蒙訓蒙樸蒙顓蒙訓蒙樸讀父書爲諸生論曰世恒言才難難於名實眩也余多君治行又知君居里自受書兢兢名實以孝友敦睦聞即不盡爲世用名與實匪眩矣然不用與用而後時非才之罪也藉令用才者及時又盡人之才才何以云難哉余于李君重有感

御史大夫胡公傳

公諱嘉謨字子忠别號進菴後又號止吾涇陽人故贈右通政朝用子也家世詳馬文莊公所為通政公志中公貌偉山立髫年補涇陽學弟子員與邑總憲李公同舉嘉靖壬子鄉試又同筆硯李公成丙辰進士公成壬戌進士公初授韋卯令無何丁母憂服闋補南宮無何丁父憂服闋又補南宮鋤強誘善興學勵士不遺力時蝗不入境以是僅歳餘召授吏部考功主事歷稽勲驗封考功文選員外郎中在考功會乙亥京察時江陵為

政有為脩怨蔓及新鄭里人之賢者其有議通叅其又為人庇公執不可部院大卿多庇其屬又執不可竟秉公從衆議一時肅然不讓巳巳巳蓋李公為考功郎亦秉公執而從衆議時謂數十年來僅有此兩考云司選則杜請謁絶賄賂人不敢以私干轉右通政提督謄黄歷太僕光禄卿操江右僉都御史南給事某江陵客也雖大卿争附公獨否為其嗾論列公即引疾歸會給事某又論故操江餘姚張君以贓坐逮及公有旨降調

餘姚故劾江陵人以此益多公公自是絶意仕進寄興

園林日與故舊飲奕者十年許余亦與焉會臺諫交薦

起貴州左叅議轉南太僕少卿公疏辭不得乃抵滁力

脩冏政又周孤窮建社倉置義塚為滁民德無何轉南

光禄卿南太常卿時南中名流皆斂袵交公余會承乏

南銓數與公共覧牛首燕磯諸勝而公益聲重兩都矣

無何轉大理卿刑部右侍郎會尚書鈌署部慎奏當無

何轉户部左侍郎署太倉太倉弊蝟集公剔𣪍調停尋

感疾兩疏乞歸蒙上溫留復強視事會南都察院掌院右都御史缺以公推補命下辭朝行次涿鹿以疾卒嗚呼公起家三紀家食居半即官中外南北如歷傳舍獨久於郎署稍別利器然驥足未盡展也蓋平生鎮定學韓忠獻忠直學王端毅林居好殖蓮與竹題以清香徹底直節到頭又戒囑託貨殖殺生參禪悟玄自謂有得誨其子璉璲寧拙毋巧寧鈍毋鋭而璉狀又云公孝友以公車業造士捐金賑饑施棺贖族人于配白鄠縣其

究獄則為政於里者其久賁園林則以質直狷介忤時故在郎署銓敘獨推轂賢者雖同舍郎亦氷炭故一歸而根却者衆歸既久日恢恢大也人始知公大受器且柄用而公已矣嘗公拜南臺命時李公方總北臺人謂南北風紀非兩公不可然故布衣交也又俱從吏部郎通政起畀之忽公有涿鹿之厄而無何李公亦解任歸與余為園林之遊每念公欲起公九原不可得葢余與公居園林而李公在事余今與李公居園林而公仙遊

寧能已于懷耶公配張氏累封恭人璉舉丙子鄉試方為東光令温子曰余與胡公交在南中尤深且有約云初公學務實雖小道亦殫力既從玄而禪而反歸於吾儒之虚以心不著一物窺格物旨夫實而虚虚而實幾矣易六十四卦獨孚以中名非謂其中分之則實合之則虚哉牛首燕磯約共究此學矣余不敢謂公果往也矧對李公如對公

温恭毅集卷十二

溫恭毅集卷十三

明 溫純 撰

行略

先曾祖父母行略 先曾祖父累贈光禄大夫 先曽祖母累贈一品夫人

先曾大父諱勉家貧如洗隱處清㦲之間安分不妄求性怛易無他腸無論異姓即族人有侮之者笑受不較生先大父大父蚤亡遺先父甫九月先世父九歳當是

時徵先曾大父卿翼濡沫則先父與世父有轉之溝壑耳配先曾大母劉氏幽閑貞靜終其身相敬如賓惜早逝遺四男子大父其叔也

先祖父母行畧 先祖父累贈光祿大夫 先祖母累贈一品夫人

先祖諱淮處士也少窘會失其母劉竭力奉父及繼母即繼母數苛責曲意承之以孝聞居常無疾言厲色與鄉人處油油如也號為長者年四十卒配祖母曹氏洴澼纊食力奉舅姑既稱未亡人茹苦撫世父及先大夫

成立蓋四十餘年如一日也性嗃嗃家以此振壽八十有四卒

二親行略　男求戴愚齋撰　承恩冊叙

家大夫別號筠岡山人生數月失先大父光禄公先伯父長公才十四五歲家中落僦居稍長小賈其後往來蜀楚間成中賈家漸起云家大夫事大母以孝聞大母好禮神則徒步奉大母供香火五臺嵯峨諸山大母好恤孤嫠則量力逆意周給以為常大母病足傷會家大

夫客蜀心怦怦動輙促裝間道歸歸而大母在床褥相對泣蓋自是日視湯藥五年不外實矣大母卒哀毁稍依古禮舉葬自卜兆清谷之陽後地理家過而指曰此必有後人以為孝感云家大夫有娣所生子女卒為婚嫁娣子用貲卒與貲然不較即併母錢無有亦置之矣長公無後子娣子顩音啞不能治生家大夫為娶已又為嫁其所生女又同居不异爨至今先伯母母申亦無後養於家竟老沒為棺衾葬焉其友愛篤至類如此當

賈時同賈無論少長皆推家大夫為祭酒以家大夫信義足倚同賈者病疫竟與居為理湯藥少年或嗜酒不簡不憚曲喻戒之有泣下改而成立者蜀江中遇大盜數十人薄舟舟中人皆伏家大夫挺身手弓矢連中三人盜鳥獸散當是時微家大夫一舟人幾危家大夫即賈然喜儒故以純為儒純諸生時家大夫業罷賈稍治負郭田為農純拜壽光令遺書戒曰吾先世祖别駕公為壽光令有聲爾再令壽光令壽民戴爾若别駕公吾

且見別駕公於爾矣不爾且隕家聲純之官稍勵廉隅大抵皆家大夫教也家大夫紫面微鬚寡言笑不輕交遊獨喜爽所善約與爽即爽有借一言縣道輒色怒不應絕之蓋生平不輕取亦不輕與其天性也故今里中有清封君之諡客至輒留飲飲少許輒面赤頭痛然竟未嘗不飲是家大夫之行也家淑人王適家大夫時會家稍起家大夫外賈家內外一切倚辦家淑人大母善怒孝養曲至竟得懽心日夜督責純學純之官誡勿嚴

刑傷百姓謂純官以家世禮神故一意施濟歲時持齋又分衣食衣食貧者自奉顧儉甚食不離脫粟即貴猶然肉食不強之食不食性嚴重御子婦及僕婢若官府門内肅然憚之里婦有不直懼聞之家淑人是家淑人之行也今年正月廿日家大夫壽七十九月廿四日家淑人壽六十有四先是會主上上兩宮徽號覃恩家大夫以封文林郎壽光縣知縣加中大夫光禄寺卿家淑人以封孺人加淑人制辭大略以忠信孝友端方簡素

褒家大夫以孝恭嚴肅徙宅斷機褒家淑人云純今羇官遠遊當二親初度日無能奉巵酒膝下其蒿目而西望也有餘思焉然二親以純官為樂而純以不侍二親為苦純不得二親命又不敢輙歸以釋純之苦而違二親之樂業為冊求諸縉紳先生言將亟致二親令純弟編代純侑觴於其側庶純得合諸縉紳先生言為二親壽而二親睹諸縉紳先生言亦因少緩遊子之念將自是于于休休增壽益算未可知也門下與純在同榜中

有莫逆之雅每接膝念未嘗不及二親是一體相關視諸縉紳先生尤切乞敘冊首令二親時時如見遊子又見遊子所與遊者之相為眷戀如此其喜可知此純所欲增壽而益冀者也純不勝悢悢

先母行略

嗚呼不孝純死罪死罪忍述吾母行耶吾母欲純久於官強就越就京邸養五年且歸忽疾作言及家淚數行下而今以櫬歸矣純觸目擗踊恨無及死罪死罪忍述

其行耶雖然純亦病恐一旦溘先朝露為終天恨且窆之期迫於是抆泪掇吾母事行以徼惠於下執事母出涇陽王氏父處士公琦母雒以正德丙子九月壬寅生母母長沈静機頴不苟為笑語處士公竒之既家大夫廷尉公委禽王之族屬譁曰郎窘甚柰何予女母既歸而家大夫目攝諸譁者不少遜譁益衆母于于然安之事先大母惟謹時家大夫賈蜀家一切倚辦母母拮据井臼組紃至䵷手大母喜大母善怒母色養曲至又喜

其姒亦善怒母以身下之兢兢惟懼重大母怒又喜大母老病足母奉甘毳供湯藥籲天請代家大夫曰吾三十年安于賈而母三十年安于養者吾淑人以也淑人蓋指吾母云當其家漸裕督課純與弟編學甚厲純宦遊或輦之偕居齊越誡勿苛居京邸誡守廉隅即以穀紵進不御養母雖與姒母申竟老没俱為棺衾葬焉其養申即姒没猶然撫姒子猶子卵翼諸孫不遺餘力又分衣食衣食家大夫之諸弟諸子與鄉戚之無告者僕

婢衣往往出其手紉有犯必黙戒而曲為解之時奉肅
皇帝制封家大夫壽光知縣母孺人已又累奉今上制
封家大夫光禄大理卿母淑人矣既貴王氏業已廢母
多方以振或以曩諱者言不應其諱者乃皆服曰曩廷
尉不遜而目攝我固當子婦有過即貴輙面斥每晨興
率以身為子婦僕婢先門内肅然其勤儉慈惠以嚴整
教家類如此萬歷十七年九月庚戌以疾端坐卒得壽
七十有四先是母謂純官以家世禮神故一意施濟持

齋戒殺生以故卒之時神色不亂但誡兒孫勿慟豈毋
篤信天竺之説而有得耶既卒純以例請於上上命大
宗伯予之祭命大司空予之葬又特命大司馬使純乘
傳以櫬歸純感泣上渥恩如天即純異日死而化為異
物代吾母銜環吐珠無以報而終慟吾母以純故不遂
生還為不可贖之罪即純死而定省於泉下亦無以報
惟立言長者不惜齒牙賜之誌銘母死且不朽純不勝
涕泣哀懇之至

温恭毅集卷十三

温恭毅集卷十四

明 温純 撰

議

中原議

漢以來凡謀為不軌者半出徐沛芒碭間即平寧如往歲亦當獻曲突徙薪之計況一二年來一遭水旱便多寇盜昔劉六齊彦名輩止因隄防未預遂流刦半及中

原當時若先為備兵說人未始不以為迂及賊勢猖獗而後添兵設官即撲滅然所過焚刼亦慘矣彼其時一劉六齊彦名耳山東淮揚之鹽徒未熾也徐邳汝南之水旱未甚也江洋海濵之賊勢未成也邊鄙廣賊之横肆未若斯極也堂堂中原不能當一二妖魔今之時視彼時何如而可不預為一處耶愚不諳國家大計顧見徐邳之盜山東不能治山東之盜河南不能治驅於東則西驅於南則北而守土官又若治水者以鄰國為壑

但幸其出吾境已矣盜如之何不熾流刼之禍如之何其可已耶故為中原計徐邳最急河南山東次之前謂曹濮兵備不宜革者為曹濮計耳非一曹濮道即可控制中原也寄軍務於河道設叅將於徐州臨清曹濮徐沂睢陳諸兵備又河道所素轄者既非取各省之官以與此而各道兵壯不下數千稍有寇萌移一檄而所在知備寇即逬於此不能逬於彼矣況一彈壓間又有不待發而自可潛消者乎或以徐州添設叅將則增軍之

費又無所出不知各道各衛原有軍兵即少添補費亦無幾如或不然取諸近省之衆將或守備而移之三省適中之地其視偏守一隅者相去殆萬萬矣

撫治鄖陽議

鄖陽撫治之置自都御史吳道宏始蓋鄖陽介秦楚唐鄧間山谷阨塞林箐蒙密元至正時流賊據其地終元祚不能制國朝始剗除于鄧愈再驅逐于白圭又平定于項忠然尋叛無寧日成化中賴都御史原傑奉憲宗

皇帝命至如祭酒周洪謨流民説籍流民置郡縣遂以大理少卿吴道宏為都御史代傑撫治得兼治三省其後妖人假王子嘯聚且三年許撫臣王學夔一鼓成擒夫未開府之前屢討之而不靖既開府之後歷百年而無虞撫治之不可以已也明矣第既都縣其地似無流移作梗之患且本鎮歲費以千計秦楚各道官民往返路至千五百餘里牒移僅以文應注措實專省撫按焉是聽今議革而加守道以兵權亦省費節財便計顧汝

南襄鄧故多大盜秦自商雒以南廣長千餘里內多曠不但亡命嘯聚即山中老户亦往往稱雄一方盖惟知有撫治耳先是何勉執梃一起輙待剿于邊兵腹心虛弱識者且謂非居內制外之勢是鄖陽之有撫治猶若此不然則延蔓猖獗之盜不知又何如矣且禦盜者彈壓於未萌與剪除于已熾迥異故留此重權雖無事衹見其多然潛消黙化使奸人憚而不敢肆者皆其力也況今天下水旱荒歉所在而是兵威之不振未有甚於

此時撫治本鎮如之何可革葢各道事權終難於各省交錯之地而能使彼此帖服也獨湖省設一都司鄖陽練兵設一条將何用行都司多官為且条將類慎選其名號足以鼓衆都司之遷除在本兵則以為常員而待之矣易都司以条將其可也

施瞿設官議

施州衛當川湖萬山中孤懸險遠聯絡土司漢土軍民錯處習固自黄賊平後主事羅青霄建議設荆瞿兵備

駐劄夷陵鎮壓邊鄙未幾罷蓋以兩府而設四道罷之是矣顧覃酋乘虛擾亂至動調征今議復荆瞿兵備為施瞿兵備專住施州鎮壓應轄湖川有司亦一策也不知施州以衛所比鄰土司終不可駐且令憲司日與土夷狎居久之必損威傷重况兩省有司詞訟兵糧既得分理使官民日往來於險遠不可行之地可乎近施州改選撫民同知雖與通判事權不甚懸要在得人果因俗順治隨事處分不必純用漢法不必避嫌激變自可

無虞分巡該道或駐荆州或往來夷陵有事方臨該衛撫處可也至於瞿塘衛既在夔府夔府見有一道請勑兼制施瞿二衛凡二衛軍民詞搆與機宜調度聽與分巡上荆南道約會計處而行則鑿鑿乎其可行者

制馭讐遂議

瑞昌柯談吳黄咸以為昔年逋寇遺民計丁以萬計而柯實半焉其安業守分者雖未必盡無而往往恃強挾衆小則占田隱糧大則彯衆行刦興國各州縣受害久

矣近稱兵會戰事雖漸歛然腹心之虞終可隱憂要在處置得宜而已葢善禦盜者不以盜視盜而以民視盜猶以民視盜而可以盜視民乎今國家一統如三苗鬼方乃五帝三王之所不能化而臣者今皆傾心向化聲明文物至於中國人伍况此愚民皆吾赤子但居兩省之間或因爭田致成大變或因有司自分町畦以故東移西逋甘為強梗今之議者曰割地立里曰請勑互制曰設府官設守備曰借留都巡江遥制然惟立里為上

請勑互制次之立館設官又次之何者瑞民雖強然侵掠之禍僅可加於興國而不敢加于瑞昌是在興國若為叛亂在瑞昌亦自服從今若以瑞昌之民住興國者編入興國圖甲興國之民住瑞昌者編入瑞昌圖甲則民有定主官有專責不惟錢糧易完而強横侵奪之禍自息但瑞昌之民僅一十三里而居興國者頗多一旦取彼與此在江省有司不能不聽一面之詞且強横之徒慣於躲避每欲以異省藉口遷延逋負故一涉移文

則道傍之議終歳難定然天下事要當權其大者茍利國家茍便兩省可以預消他日之虞則楚中事即江右事難以分民多寡之故而妨大計不然取瑞昌一縣畫屬楚而又取楚一縣補九江又何為不可如此則兼制之說不必再議自是而猶不帖服然後設府官設守備以為禦盜之計未晩也大要兼制之議徒滋紛擾竟落虛文設官之議茍不得人反激他變故立里之議實潛消默化之計不可易者

温恭毅集卷十四